

In the Age of Love and Chocolate

巧克力时代

3

在爱与巧克力的年代

生活无法逃避，
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无所畏惧地成长。

[美]加·泽文 著
张越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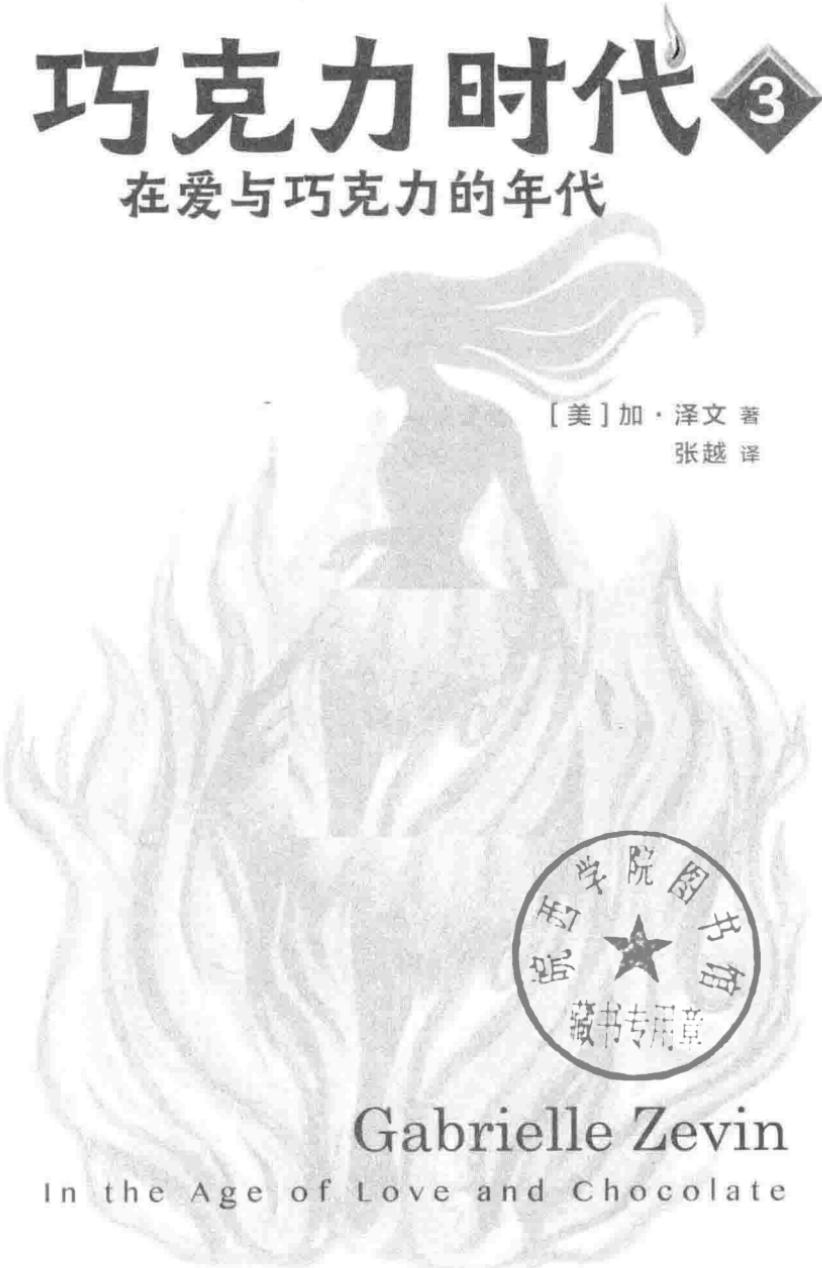


Gabrielle Zevin

出版社

巧克力时代◆3

在爱与巧克力的年代



[美]加·泽文著
张越译



Gabrielle Zevin

In the Age of Love and Chocolat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巧克力时代 / (美) 加·泽文著; 郭筝, 范东来,
张越译. —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.12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ISBN 978-7-5321-6860-6

I . ①巧… II . ①加… ②郭… ③范… ④张… III .
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2058 号

IN THE AGE OF LOVE AND CHOCOLATE:
Copyright ©2013 by Gabrielle Zevin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 through The Grayhawk
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.

中文版权 ©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09-2018-766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特邀编辑: 武姗姗 高飞宇 徐陈健
封面设计: 刘倩 苏哲
封面插画: Xenia Rassolova

巧克力时代3: 在爱与巧克力的年代
(美) 加·泽文 著
张越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n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0印张 字数 190千字
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6860-6/L.5472
定价: 142.00元 (全3册)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献给那些内心坚强，既相信爱情又无法抑制地对他东西充满渴望的人。

甜蜜降临时，
常常像是借来的，所能持续的时间
足以彰显活着的意义，
随后，重归于黑暗的原初。
至于我，我并不在乎
它于何处游荡，或沿着怎样苦涩的道路
前行才抵达这里，酿出美好的滋味。

——史蒂芬·邓恩¹《甜蜜》

1 史蒂芬·邓恩（Stephen Dunn），生于1938年。美国诗人和教育家，已出版十五本诗集，曾获得2001年普利策诗歌奖。——译注（本文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）



巧克力的时代

- 01 在可可的苦涩回味中，我不情不愿地成了教母 | 003 |
- 02 我正式迈入成年人行列；
对朋友和家人产生一系列不善的念头；
被人恶意比喻成氲 | 019 |
- 03 我谋取老朋友的帮助；沉溺在一丝怀疑之中；
挣扎着学舞蹈；亲吻了一个帅气的陌生男子 | 040 |
- 04 我从默默无闻变得名声在外，
结果敌人自然也成了朋友 | 065 |
- 05 我阻止了历史的重演；试验了古老的科技模式 | 069 |
- 06 我发表了史上最短的悼词；办了一场聚会；
得到了一个像样的亲吻 | 082 |
- 07 我有了个新主意；
因为暧昧不清的原因开始一段恋情 | 095 |

- 08 我又增加了两名室友 | 104 |
- 09 听西奥长篇大论地解释建立一段长期关系的种种困难
不过他说的是跟可可的关系 | 112 |
- 10 我回到了恰帕斯，在明天农场过圣诞节；
在可可园中被求婚，是我今生第二倒霉的事 | 120 |
- 11 我差一点，就步了爸爸的后尘 | 129 |
- 12 我遇上不速之客；故事浮出水面；
求婚请求被重申 | 142 |
- 13 我有许多想法，而大部分想法是错误的 | 162 |
- 14 我参加了一场毕业典礼 | 164 |
- 15 我继续试验，使用古老的科技产品；
讨论LOL这个符号的用途和意义 | 172 |
- 16 我觉得自己是经过考量和评估，才作出决定的；
我立马后悔了；我尽可能忽略后悔的情绪 | 177 |
- 17 我回国几日照顾生意；日子离了我照样过 | 191 |
- 18 我又一次哀悼逝去的生命 | 199 |
- 19 我立誓要保持独身 | 207 |

爱的时代

- | | | |
|----|--|-----|
| 20 | 虽然宣誓要独身，但我从未实践过 | 215 |
| 21 | 我很虚弱；感受疼痛的变化历程；
决定我的个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| 222 |
| 22 | 我感受了夏日生活；吃了一颗草莓；学习游泳 | 236 |
| 23 | 我以一系列感人的小插图向夏天告别 | 254 |
| 24 | 在返回纽约的列车上，
有了新的想法，关于爱的想法 | 268 |
| 25 | 我重返工作；被我哥哥震惊到了；
又一次当了教母 | 270 |
| 26 | 我发现了成人聚集的地方；
在结束之前，又一次捍卫了自己的名声 | 279 |
| 27 | 最后一次试验传统科技手段；
我了解到表情符号是什么，但并不喜欢 | 295 |
| 28 | 一月的时候，我发现一朵郁金香开花了；
走过了婚礼上那条通道；吃了块蛋糕 | 297 |
| | 鸣 谢 | 306 |



巧克力的时代

01

在可可的苦涩回味中，我不情不愿地成了教母

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当谁的教母，但实在拗不过最好的朋友。我试图抗议：“我真的是受宠若惊，但教父教母应该找有好名声的天主教徒吧。”读书的时候，老师总说，教父或教母要负责孩子的宗教教育。我可是自打复活节之后就没有参加过弥撒了，也有一年多没去告解了。

斯嘉丽看着我，脸上挂着生完孩子那个月熏陶出来的、委屈不平的神情。孩子开始扭来扭去，所以斯嘉丽把他抱了起来。

“哦，当然啦，”她拖着长音，模拟婴儿的语调又充满讽刺地说，“我和我们菲利克斯，当然想找一个人品好又正直的天主教徒当教母。可是，谁叫我们没的选，只能找安雅来凑合。安雅是谁啊，人人都知道她是个顶坏、顶坏的天主教徒。”小男婴发出咕咕的声音。“菲利克斯啊，你说你这可怜的、未婚先孕，甚至

没成年的妈妈究竟在想什么呢？她肯定是累疯了，给压垮了，脑子都不转了。这世界上，再没有比安雅·巴兰钦更差劲的人了。要不你直接问问她？”斯嘉丽把婴儿往我面前一送，他笑了。一个高高兴兴、脸颊如苹果、金发碧眼的小家伙，而且他机灵得很，一声没出。我也冲他笑笑，尽管说老实话，在婴儿周围，我手脚都不是那么自在。“哦，对了。你还不会说话呢，宝宝。但总有一天啊，你长大了，要亲口问问你教母，她到底是多么恶劣的天主教徒。不不不，重说重说，她是个多坏的人。她居然砍了别人一只手！她为了和一个糟糕的男人合伙做生意，不惜放弃了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男孩子。她进过监狱，虽说是为了保护哥哥和妹妹，但还是进了监狱。但凡有别的人选，谁会找个少年犯给你爸爸脑袋上，有人还觉得她想下毒毒你爸爸呢。要真被她得逞了，这世上也就没有你了……”

“斯嘉丽，当着小孩的面，你不该这么说话的。”

她无视我，接着跟菲利克斯絮絮叨叨：“你能想象得到吗，菲利克斯？你的人生说不定就这么毁了，因为你妈蠢到让安雅·巴兰钦当你的教母。”她转向我说，“瞧出我在干什么了吗？我已经把你当教母这事儿演得跟真的一样，因为你当定了。”她又转回菲利克斯那边，“有这么个教母，估计你会毫无悬念地走上犯罪之路，妈妈的小小男子汉。”她亲了亲婴儿肥嘟嘟的双颊，又轻轻咬了两口，问我：“你要不要来尝尝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随你便，但你正在错过可口的好东西。”她说。

“你当妈以后说话都连讽带刺的，你自己能听出来吗？”

“有吗？那你最好就按我说的做，别那么多意见。”

“我都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天主教徒了。”我说。

“天哪，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吗？你就是菲利克斯的教母了。我母亲非让我办个受洗仪式，所以你得给我在旁边，当教母的角色。”

“斯嘉丽，我真的做过坏事。”

“我知道啊，而且现在菲利克斯也知道了。幸好我们心里都清楚，才定下你。很明显，我自己也干过坏事儿啊。”她轻拍宝宝的脑袋，然后指指这间在盖布尔父母家临时收拾出来的婴儿室。这里以前是食品储藏室，现在满满当当地挤着我们三个大活人，还有好多婴儿用品，都挪不开脚了。但斯嘉丽仍然尽最大的努力，把这间小小的空间布置起来，墙都重新漆过，淡蓝色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白云。“那些东西能有什么实质意义呢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不当谁当呢？”

“你是真的发自内心在拒绝我吗？”斯嘉丽的嗓门拔到一个相当不悦耳的高度，连孩子都开始挣扎了，“我根本不在乎你上次去弥撒是什么时候。”斯嘉丽漂亮的眉毛拧起来，看上去要哭了似的，“你不干的话，也没别人了，求你别神经紧张了。只需要在教堂里站在我旁边，如果牧师、我妈或者其他什么人来问你

是不是个好的天主教徒，你就骗他们说是。”

在酷夏最炎热的一天，七月第二周的圣帕特里克教堂里，我站到了斯嘉丽身边。她把菲利克斯抱在怀中，我们仨出汗出得都能缓解用水危机了。盖布尔，孩子的爸爸，站在斯嘉丽另一侧，他旁边是自己的哥哥马多克斯，也就是孩子的教父。马多克斯就是个脖子加粗、眼睛更小、举止更佳版的盖布尔。牧师大概看出来我们快热昏了，誓词念得很精短，也没怎么调侃新晋父母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他甚至觉得没必要提一提，这对父母还未婚，而且是未成年人。这是一场很质朴的受洗样本。牧师问我跟马多克斯：“你们是否作好准备，以教父教母的身份帮助这对父母尽责？”

我们回答，准备好了。

随后的问题指向我们四个：“你们是否拒绝撒旦？”

“拒绝。”我们齐答。

“你们是否愿菲利克斯以天主教的信仰受洗？”

“愿意。”而那时候我们的语气就像是被问到什么都会答应，只希望尽快把仪式混过去。

随后牧师就在菲利克斯的头上泼洒圣水，菲利克斯咯咯乐起来。我能想象得出来那水该有多清凉，清凉到我自己都想沾几滴。

仪式结束之后，很多人来到盖布尔父母家继续庆祝受洗完成。斯嘉丽约了一群我们高中的同学，其中就有我的前男友——温，我有近一个月没见他了。

派对沉闷得简直像是场葬礼。斯嘉丽是我们这一伙儿当中最早生孩子的，大家都不怎么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场合。盖布尔和哥哥在厨房玩喝酒游戏。那几个来自圣三一高中的学生聚成一堆儿，压低着嗓音，有礼貌地交谈。角落里是盖布尔的父母，他们紧盯着我们，让我们别胡闹。温陪着斯嘉丽和孩子。我本可以过去找他们，但内心更盼着温能穿过一屋子的人，来到我身边。

“夜总会筹备得怎么样了，安雅？”沙伊·品特问我。沙伊是个超级大嘴巴，不过倒是没什么恶意。

“九月底就开张。到时候你在的话，要来啊。”

“肯定去。顺便说一句，你看起来累极了，”沙伊说，“都有黑眼圈了。你是不是担心夜总会赔钱，所以睡不着觉？”

我笑了。如果没办法把沙伊晾到一边不理，那最好就用嘲笑来对付她。“我没怎么睡，是因为真的有好多事要忙。”我说。

“我爸说纽约九成八的夜总会都倒闭了。”

“这数字也太惊人了。”我说。

“说不定有九成九呢。不过安雅，万一真不成，你要怎么办？会重新回学校读书吗？”

“我去年春天就拿到毕业证了。”不用说也看得出来，沙伊开始让我不耐烦了。

她压低了声音，眼神瞟了瞟房间对面的温：“听说温跟你分手，是因为你和他爸爸在合伙做生意，真有这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想谈这个。”

“所以，是真的咯？”

“这事儿三言两语说不清。”我说。这句话倒是实情。

她看看温，然后满怀惋惜地望向我。“什么甜头都不会让我对这样一个男孩放手的，”她说，“如果被他爱上，我肯定会觉得，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甜更美的事吗？你真是比我强悍了不止一星半点，我是说真的，安雅。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“谢了。”我说。沙伊·品特的佩服，让我完完全全觉得过去两个月所作的一切决定都糟糕透顶。我直起脖子，肩膀也往回收：“我说，我要去阳台上吹吹风。”

“外面得有四十好几摄氏度呢。”沙伊冲着我的背影嚷嚷。

“我就喜欢热。”我回道。

我把推拉门打开，踏入了傍晚热浪逼人的空气中。我坐在一张灰扑扑的躺椅上，那垫子都绽线了，露着海绵芯儿。我这一天从菲利克斯下午的受洗仪式开始忙，一大早就在夜总会里停不下来。作为一个清晨五点就起床的人，只沾一沾那旧躺椅都能把我的瞌睡虫引出来。

虽然我一般不爱做梦，那次却做了个最诡异的梦，梦里面我成了斯嘉丽的孩子。她双手把我抱在身前，我被那感觉淹没了，瞬间想起有妈妈的日子。多有安全感，妈妈爱我胜过爱一切。梦里，不知怎么的，斯嘉丽变成了我妈妈的模样。

我并不总能拼凑得出妈妈的脸，但在这个梦里，我却能把她看得清清楚楚——她机智的灰色眼睛、棕红色大波浪头发、胭红

分明的唇线，还有那些散布于鼻翼周遭的小雀斑。事实上我都忘记她长的那些雀斑了，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更伤心了。她在世的时候是个美丽的女人，但绝不随意听人摆布。我知道当年爸爸为什么那么想和她在一起，尽管放眼望去，他最不该娶的就是她，娶谁也不该娶个女警察。安妮，妈妈轻声对我说，你是被爱着的，允许你自己被爱着吧。梦里的我止不住地哭泣。这大概就是婴儿经常啼哭的原因吧——爱的重量真的很难承受。

“嘿。”温说道。我坐直了，假装自己没有睡着。（话说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干呢？睡觉到底有什么好丢脸的？）“我要走了。我想在走之前跟你谈谈。”

“我猜，你并没有改变心意。”我没有直视他的眼睛。为了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酷，我的语调没有起伏。

他摇头：“你也一样。我爸爸有时候会提到夜总会的事。生意照做，我了解。”

“那你想说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知道，方不方便去你那儿拿几样我落下的东西。我要去我妈妈在奥尔巴尼的农场待一阵子，然后回来几天后就准备去大学报到了。”

我疲惫不堪的大脑试图理解这句话：“你要走？”

“是，我打算去读波士顿大学。没什么理由让我再继续留在纽约了。”

这事我倒是没听说。“嗯，祝你好运，温。在波士顿一定要